

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响过，我感觉你举杯的手臂颤了一下，黑暗的天空一定被震裂了。高高在上的星星早就躲了起来，带着浓重湿气的风却迷失了方向，时而吹向东，时而吹向西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驱赶着，在无休止地逃窜，惶惶不知疲倦。这次聚餐是为你饯行，我记住了这个欲雨未雨的夏夜。

风向始终不定，似乎在煽动某种气氛。我强装笑容，不想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沉重。频频举杯之间，两个人都无话找话，装出谈笑风生，仿佛在庆祝你的离去。有一刻我神思恍惚，忽然想起一个月前的一个深夜。那时我正和一群不知今夕何夕的朋友，在灯火迷离的歌厅里唱着五音不全的歌曲，每个人都刻意要将自己点播的歌曲唱出淋漓尽致的水准，出口后几乎都是可笑的荒腔走板。那时你打我的手机，淹没在歌声里的响铃细小柔弱，第三遍我才听到。你说你在白沙门海边，四周已没有人，只有越来越汹涌的涛声。听后我一阵紧张，候时有种不祥之感，大声叮嘱你在那里等着，我马上开车过去接你。心想要上帝关照的人太多了，如果他一时疏忽你，你千万不要脾气古怪，心念骤起没深浅。

我在海边停好车，推开沉闷的车门走了下来。黑暗里的大海涛声轰鸣，无边无际，我能想象它们一波又一波往岸边奔跑，似乎寻找温暖的避风处。此时天地万物都覆盖在湿热的夏夜里，各自安生，各自珍重。

白天热闹的海边，这时已是人影渺渺。路灯静静地洒下光辉，视野里高低有序的花草，热热闹闹地消遣着夜色。我没有打你的手机，而是顺着海边的大理石护栏，一路寻找你，海里没有一星渔火，无边的黑暗使涛声显得那样空洞，那样神秘。这片海域一直让我迷惑，不知道它的彼岸在哪里，更不知道时刻奔流的海水，将去往何方。

夜幕下一个倚栏的身影，随着我的走近渐渐被放大，凭感觉，我知道那一定是你。不知当时我出自什么心理，竟然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停下脚步，悄悄地站在你不知不觉的地方。你正定定地望着黑黝黝的大海，一动不动，如一尊线条模糊的塑像。我不知道你看见了什么，更不知道你正在



## 稻草人

□莫晓鸣

想什么；如果你脸上挂着晶莹的液体，我也猜不出那是露水，还是你的眼泪。夜色盡量消弥着这个世界的失调，让一切安详。

一辆白色小车从旁边的道路上疲惫地驶过，不远处的别墅群正灯火阑珊，在深夜酝酿着对城市的深情厚谊。这也难怪，它们都是城市的宠儿，投桃报李，知遇而感恩。一声鸥鸟的鸣叫竟然穿透夜空，远远传来，凄厉而悦耳，我没有看到它的身影，它不眠不休，是在寻找什么吗？我忽然发觉，夜越深，尘世间孤独的身影越多，我忍不住走向你。

听到脚步声你扭过头，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，朦胧的光线里应该有你歉疚的表情。你轻声说，夜深了，真不该麻烦你，但我在海口的好朋友并不多。我笑笑，说了一些宽慰你的话。其实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说出这样的客套话，总让我心里觉得别扭，只是我不能告诉你，我骨子里鄙夷生为男人的怯懦。

这时你指了指脚旁的一个黑色大塑料袋，幽幽地说，今晚本来要将这个稻草人沉入海底，但是来到海边，却下不了手，忽然发觉这个跟你相处3年多的稻草人，已使你内心不舍。我又笑笑，又说了一些被海风撵着跑的客套话。

我知道你身旁有个稻草人，只是记不清你什么时候对我泄露了这个秘密。你的身边事，或使你高兴或使你沮丧，你都会说给稻草人听。比如你有远在异地的女友不能团聚，你有回不去的故乡日渐荒芜，还有居高不下的房价日日加深你的漂泊感……所有这些，你应该不止一次说给稻

草人听了。最近这段日子你过得很不顺，自从你与肥胖的女房东吵了一架，你的日子便过得一塌糊涂。过后你常为自己没有及时克制情绪而惭愧自责，她要加房租，你完全可以选择退租，而不是怒气冲冲用力挑开她伸过来的浑圆胳膊，疼得她蹲在地上又是呻吟又是叫骂。海南的炎热容易让人冲动，你耿耿于怀自己的斯文扫地。

那些日子，你很迷信，尘世的生活组成一个个困局，令你心灰意冷，总觉得因有稻草人的存在，所以纷沓来太多的麻烦事。也就是在那些日日夜夜，你犹豫不决是否将稻草人沉入海底，仿佛要了却一桩尘缘，舍痛割爱一段沉甸甸的人生。虽然在你心里，它是一个无辜之物，它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你的横加。所以你有时觉得自己面目全非，过于残忍，黑夜包围之下的出租屋竟成了你演绎失控人生的舞台。

在海口，很多时候天空蓝得出奇，空气里没有一丝杂质，轻风吹拂着椰树拱形的扇叶，一切都是那样美好而祥和。你梦想有一日成为它的主人，这是一座四季萌绿的宜居城市。有一个记忆许多年都温暖着你，那是在青春勃发的大学里——每天清晨，彤红的太阳从宿舍楼偏南的方向冉冉升起，让你常常莫名激动，内心满满憧憬，有一种肩扛四方的豪情。你读的是法学专业，盼望有朝一日成为庄严端坐的法官，秉公审判不平事，以自己之力为世间增添一抹亮色。而今理想搁浅，成为不堪往事，你常常被一股残酷的力量推至人生的叉口，何去何从，有时你想做好自己的

判官都力不从心。

今年以来你无数次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场景，那时村里正按年例演戏，戏文开演前，出于一个孩子的好奇，你自己一个人爬上木搭的戏台，独自站在空旷的舞台上，面前的台下一片黑暗，你内心惶恐，猛一回头，只见身后绘着崇山峻岭的背景明暗不定，狰狞迫人。今晚你与我谈起，总觉得这一场景是一个隐喻，是一个暗示——现实进逼，前路却浑然无光。我手握酒杯劝你，只要内心坚韧，不放弃努力，人生便有无数可能。你平静的嘴角漾出一丝微笑，跟我碰杯。其实在我的心里，我也觉得自己的言谈轻飘，不足以震撼生活之重。

窗外这条过于熟悉的街道已入夜，潏热渐渐随风消遣，昏暗的路灯使每张流动的面孔都朦胧模糊。不知是什么触动了你的心弦，你竟突发奇想，问我这些身影有多少不想回家，又有多少怀揣着家，却日复一日萍飘四方。我笑笑，没有作答，不想跟你探讨这个只会让你感到飘零的话题。我转动手里的空杯，劝你少喝点。你站起身，摇晃着走向洗手间，再回来，你拨开我盖在杯口的手掌，硬要倒酒，说反正在海口喝醉的机会不多了，我们下一次再喝，已不知何年何月。你的话让我伤感，此地一别，天高地远，当真再聚无期。因为你，这个夜晚后来留在我的记忆里，这家酒店在文明东路，古旧的门面很不起眼，门口崭新的灯箱招牌写着“三姐妹鹅肉店”，烟火岁月里满满的烟火味。

放在餐桌上的手机响了许多遍，我都没有接听，后来干脆将它设置静音模式，接下来仍有亮光在液晶屏上一闪一闪。我不知道谁在找我，这时候我也不想知道是谁。夜色轻柔弥漫，我感觉到它的轻轻流动，肯定要带走一些东西，比如时间，比如信誓旦旦的情感，比如廉价客套的人生。这时饭店里忽然安静下来，酒足饭饱的食客大部分已甩着肩膀离座而去，我抬头瞥了一眼你苍白的面孔，发现这张颧骨略高、眼睛凹陷的面庞有种决绝。我很想借酒问你，是否会将随身多年的稻草人带走？或者去了另一座城市，再找来一株稻草，重新扎一个？我竟忍住没有再问，直到走出饭店，在深夜的街边与你握手告别。

一辆又一辆与我素不相识的夜车从身边疾驰而过，喧嚣退去，还夜以夜，我目送你的身影沿着街边一点一点走远。大概是你借着酒劲，竟抬起双臂摆成一条直线，无所顾忌地踉踌前行。我忽然鼻子一酸，在灯光昏暗中泪眼蒙眬——你多么像个稻草人，不知疲倦地张开双臂驱赶着什么，又像要拥抱什么，最终两手空空。这时我的头顶悬挂着一轮沉静的圆月，薄云不时与它拂面而过，并没有遮掩它的皎洁，它看似世事洞明，其实少如梦的人生，从来都是难以想象，更何论日陶醉在迷人的幸福之中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)

只要稍稍离开几天，我就很想重庆。

不管你把我搁在世界的哪儿，哪怕山珍海味伺候着，哪怕名流山川游览着，都无法减弱我想重庆。想重庆，自然而然地想，略带撒娇地想。就连生我养我的家乡，我对它的想念都没如此强烈。

我会经常给外地朋友纠正一个错误观点，没有“成都火锅”这个词语，只有“重庆火锅”的叫法。我并非有意破坏川渝人们之间的伟大友谊，只是根深蒂固地认为，火锅这玩意儿，只有被嘉陵江和长江滋养的重庆才是有灵魂的。

离开重庆不久，脑海里就会自然呈现出一幅火锅画面。三五好友，相约嘈杂街边，满桌毛肚、鸭肠、藕片、土豆、茼蒿……一边喝着啤酒，一边摆龙门阵。每每想到这里，口舌生津。

来外地也吃火锅，但它的意义只在于从具体行动上弥补某种内心缺失。看着服务员身着职业装端来一盆红艳艳的锅底，总觉得缺点味儿。说到底，在外地吃火锅还是吃得有些扭捏，不像在重庆吃得那么无所顾忌。在重庆，火锅沸腾起来，那股麻与辣，散在空气里入胃入心。啤酒喝起来，久不见的朋友聚在一起，只管尽兴。

醉意阑珊地穿过灯火辉煌的不夜城，长江和嘉陵江汨汨流淌的江水会勾起许多记忆。有多少次如梦幻般的在火锅飘香中穿城而过，味蕾就有多少次记忆和苏醒。想重庆，最先是舌尖上的回味吧。麻辣鲜香是其永恒的底色，如果说火锅是重庆的阳春白雪，那么小面则是重庆的下里巴人。

半把个月，不吃一次火锅，感觉就打不起精神。一周不吃一碗小面，仿佛所有的食物都失去存在的意义。到了陌生的城市，我总是到处找重庆小面。曾在一处饭馆点了一份重庆小面，只吃了几口，委实难以下咽。姑且不论重庆小面必须的老咸菜、炒花生，就连基本的麻辣配料都没搞对。

至此，去外地不吃所谓重庆小面，成为我的一个执念。小面店，重庆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，几乎十步一家。当然，味道也是各有千秋。各家有各家的做法，各家都有不对外透露的绝技。从面条的初始原料，到辣椒花椒的选用，再到面条的下锅起锅，也是各有各的讲究。

新店和老店琳琅满目，但只要用心经营的店，几乎都有自己的回头客。小面制作讲究，也因此总在清晨就会聚集大量食客。老板，一碗小面，多海椒，加煎蛋！重庆一天的生活，在食客们的叫喊声中逐渐开始。你有你喜欢的油条包子，而我独爱我的重庆小面。

几年前刚来重庆，一家旅游杂志约稿，让我写写重庆。在那篇羞于见人的文章里，我把重庆以磁器口的形象去代替简化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是一篇极其糟糕的文章。重庆神韵，我一点儿也没抓住，连皮毛都没抓住。

重庆待久了，便不再愿意去磁器口、洪崖洞这些似乎专为外地游客而准备的地方。这些被吵得沸沸扬扬的旅游景点，实际上也只能符合外地游客的口味。想重庆，除了味觉上的想，更是一种视觉上的想。漫步南滨路或者北滨路，对岸的灯火尽收眼底，仿佛置身一座梦幻城堡。

我喜欢重庆的起伏和错落，它像是五线谱上的音符。尤其灯火辉煌的夜色中，重庆的美更是一览无余。高楼与高楼比肩而立，公路与公路盘旋交织，错综复杂中又井然有序。南山一棵树固然是欣赏夜景的好去处，而我更喜欢闲情漫步，走哪算哪。随便一抬头，就是好风景。随便一停步，便是重庆人的热情洋溢。

依山而建，重庆是一幅醒着的油画。无论你位于画中的哪一笔，接下来的那一笔定不会让你失望，定会让你发出轻轻尖叫。远处是阑珊灯火，灯火深处就是小日子，就是日常与琐碎。外地来了朋友，我会一顿火锅之后带他们随便坐上一辆公交。在公交车走走停停的顿挫中，在车内相互寒暄的方言里，聆听重庆余音。

想重庆，不得不想那两条江。长江的浑浊与嘉陵江的清澈纠缠在一起，朝天门码头停泊的豪华游轮无意间增加了江的奢华。透过江边粗粗缆绳，可以想见当年码头上穿梭自如的人和热闹的交易。现在的码头，是一个适合怀旧的地方，夜幕升起，江边流浪歌手到此演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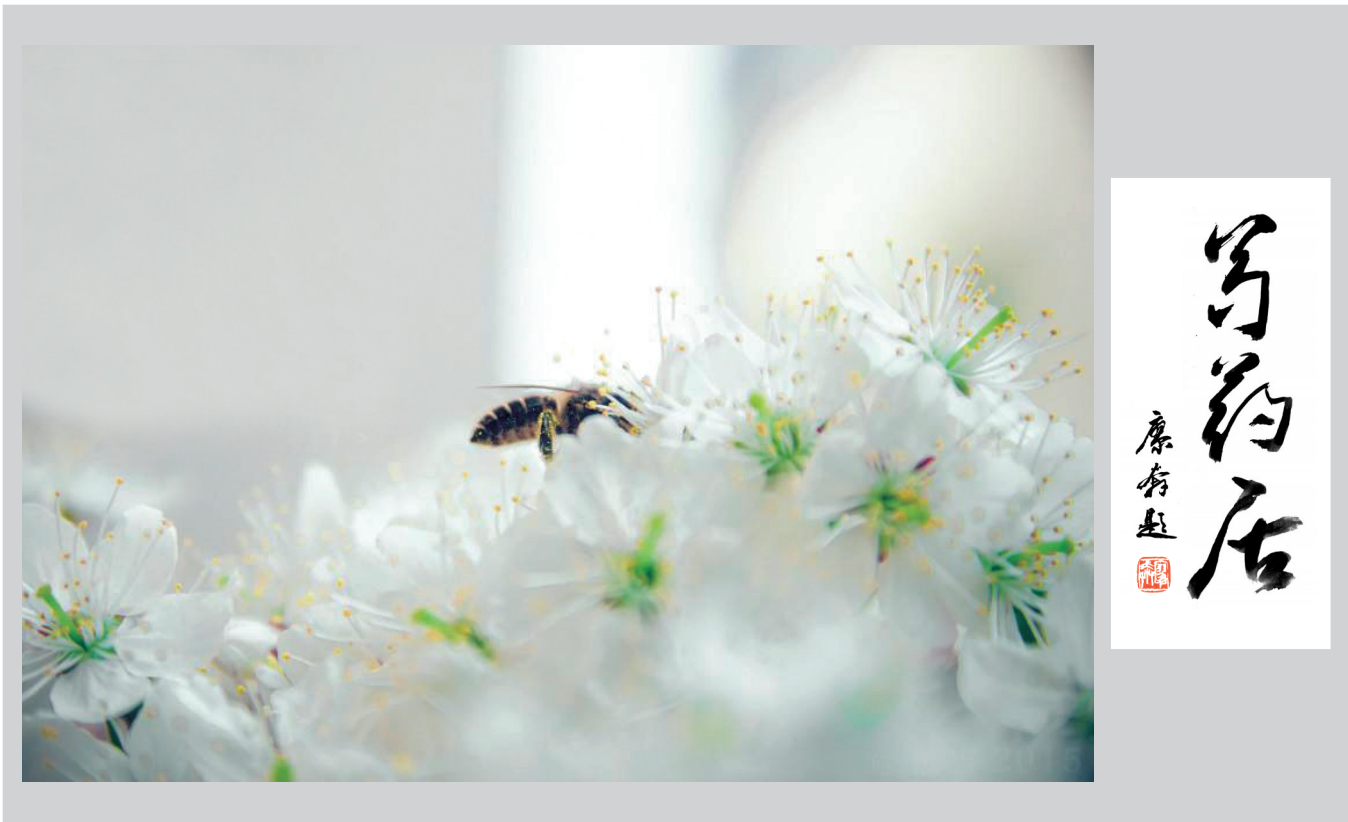
市内某媒体的微博宣传语曰“这座城的早晨都由一条微博和两条大江开启”。这句话在脑袋里挥之不去，细细一想，确实有点意思。如果，重庆没有这两条江，那简直不可想象。江诞生了码头，码头诞生了袍哥，袍哥诞生了重庆的脾气秉性。

柔情似水的重庆，烟火气息浓郁的重庆，只需离开那么一小会儿，就会让人很想很想。倘若离开得再久一点，只怕是会得相思病。“爱上一个人，恋上一座城”，这是当初来重庆时，在公交车身上看到的一句广告语。竟想不到，多年后的现实，早就被它一语道破。

想重庆，想重庆的美食美景，想重庆的人，想到心底去了。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)

## 想重庆

□杨康



菽芦，光是轻轻念着这个地名，口齿中就带有林木苇草的清香，加上秀美的菽芦溪环绕而来，迂徐而去，就更增添了它的飘逸与静谧。

三月，我踏着桃花水涨，草木拔节的声响，特意来到这里。

一座看上去色泽有些斑驳、但却有着历史厚度的菽芦溪大桥，雄峙在山垭。桥上碑亭与古老的护桥将军，无不彰显着乡贤三代，以及更久远的人与自然共处和融合的经历。当我靠近桥身，不由得想象当年嫁接天堑的艰险，以及那些无私奉献并修缮大桥的人们，他们对跨越激流、接通人脉的渴盼。而今，旧桥与新桥并行，书写着时光流转，连接两岸的早已不是桨声船篷，而乡人们厚厚的莆仙方言，仍在延续着这块土地上从未改变的对幸福生活的追寻。

泱泱缓缓的菽芦溪，从高处看，或呈条状，或呈环状，溶溶滟滟，盘出更远的视线。若循着大桥下到河边，便见裸露滩石棋布溪上，溪水如琉璃般透明，浅者可见泥苔包裹着坚石，它们或紧挨，或零散；而稍大石砾，有的方形，有的卵石状，它们不知何时随着潮水聚拢在这里，微风徐振，相处静安。深者则幽邃无穷，掩掩摇曳。寻一滩石坐下，远眺逶迤的山体，虽说不上高峻，却慈爱地环绕几座村庄。突然，骤然而清深的水在阳光与轻风的作用下，晃过一道道如鱼鳞般的色彩，又似金丝曲折着、拨弹着，向前方漾去；若隐若现的溪流仿似跟着舞蹈，水中央一两块露出水面的石头则光滑亮闪，如调皮的幼儿

## 菽芦春声

□简梅

纸，或用牛皮纸袋顺势一扎，任由天地精华在植物自身的抵御能力中，天然去粉饰，而果实成熟后一样甘甜无比。好奇心使我走到树下，仔细窥视躲在枝叶中修身养性的果子，它们静静地安享着成长的光阴。有一些心急的早已钻出袋子的枇杷们，大多三五颗聚在一起，它们都长着密密麻麻的绒毛，青色的身姿如成长中的青少年。有的茎上结有十一二个枇杷，分枝中两两独立，三三成群，大都伸展成花瓣绽放的模样，还有的偎在一起，如雏鸟、雏鸡们怯生生地

迎迓自然天光，它们都用绒毛羞湿地遮挡身子，喜盈盈地互挨着，像团结的一家人，又各自汲取空气阳光水分，不久后即脱落成水灵灵、圆润润的姑娘小伙了。我察觉，枝叶稍高的枇杷树精神倍爽，它们迎着春的色彩冲天而起，似乎在紧锣密鼓迎接五月成熟期的到来！早闻“菽芦牌”枇杷果实硕大、外观艳丽，耐贮藏，品种多样，是福建省著名商标，还获得过农业部颁发的绿色食品使用标志，真是名不虚传啊！

出果林，沿着大环线可通往深山。此行，我还有一个心愿，就是用脚丈量这片土地，看看这当年贫瘠、泥泞、充满荆棘的山路如何走出一个

个坚毅的山里叔、山里嫂，他们护卫着青山绿水，策路蓝缕从蜿蜒盘曲的山里走到山外，肩挑的重负、脚上的老茧，闯荡收获的何止是财富，回馈给子孙的依然是勤劳朴素的家风美德。入口处的一户农屋前，大红灯笼仍宣告节气的喜庆安详，一个白发老人心满意足地坐在自家门前竹凳上，邻里乡亲或抱着孩子互致问候，或提着农具准备干活。路已经修成柏油路，踱步而上，远山如黛，清气再生。菽芦确实兼具山区与平原的优势，山道绵长宛如环绕的线，坡度顺势渐升，常见乡屋间杂于山下丛林，时而露出红顶房砖，偶尔一两辆车飞驰而上。道旁还见菜包裹着紧实的衣裳，叶脉分明，躺在碧翠衬托的五叶瓣中，显得悠然自得。自由的芦苇伸向路径，簌簌之声陪伴我哒哒的脚步声回荡山中……此时，太阳如圆盘，悬挂我牵挂的心事，不知走了多久，我开始微微喘气并出汗，影子在道上拉得很长……

忽地，眼前豁然一亮，前方右侧山岭下，竟出现一派田园风光，一个村落端坐于盆地中，上百户洋房老屋错落有致，村中建设井然有序；房在树林中，屋在山水里，美景如画，尽览眼底！惊叹之余，心生欣慰：桃源之境皆僻于隐逸之所，菽芦果真有福哟！又走数百米，眼前景物仍是盘山之道，我停歇了下来，在路边一处阴凉的草丛中坐下，山脚下鸡鸣鸟聊，犬吠鸟啼顿时声更明晰，而周遭那些无人眷顾的野枝野草，此刻都与我亲近起来，如贴心的知己。疲惫中，我

倚靠着它们，有一两株我叫不出名的褐色植物，它的枝干清瘦如归隐的高人，叶子焦脆卷曲似快掉落，斜枝却倔强长出白色的花瓣，有的裂成像细绒，轻轻触碰它，似有细小的刺痛；有一株躲在我身畔，花叶如此细小，枝干却挺直有力尽显卓然身姿；还有一株植物特别美，皮肤黝黑如异域的公主，花瓣从根部使劲长出，依次攀爬错开排列，细数竟开了十几朵。我轻抚它们，闻着山中心人心脾的清香味，此处“隐居”山坡，石子横亘，裸露的土地花草自长，不为物喜不为己悲，它们无愧于我内心的光芒，带有清香、粗粝，有着世间最善解人意的体贴与温柔，我多想与它们倾诉……许久，我伸出手与它们一一道别。

路仍在盘旋，深山的村落如潭井，只能暂隔我的梦中，我决定下山了，这座山给予我所有的想象，曾经，它烟火气弥漫飘荡着男人女人农活时喘咳的声响，土墙矮墩闪烁着灯火昏暗，如今都化为漫天星光，映照着未来更光明的旅程；曾经，它对山外世界的向往遥不可及，激流横亘、船荡如叶……如今，苍凉渐向繁华。与土地的每一份亲近，它都将回馈给你安稳，回馈给你素朴至真的岁华。下山的转角，芦花丛中，闪过一个挑着柴禾的阿伯，戴着斗笠，厚重的干柴压在他肩上，很快，他细碎的脚步就隐没于前方……

菽芦的三月，天蓝蓝、山冉冉、水脆脆、果盈盈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福建中青年作家班学员)